

少年文艺 20年精品佳作权威选本

炫哥哥主见妹妹

N代人 文学作家 创作砸了里程碑 / 少男女 梦幻涂鸦 青春无需成年礼

校园普及版

20
年
以
来
……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文艺》精品佳作选•

xuangege liangmeimei



序言 金丝雀的故事和你的 好几个时代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 梅子涵

很多年前，我在同学家里看见《少年文艺》，借了几本回家读，读了还掉又借，最后有两本不知怎么就一直地留在了我的家里，成了我的书了。我忘记了那是哪一位同学，也忘记了是不是他送给我的。童年的我是一个特别胆小和忠厚的孩子，所以我不会是故意借了不还给人家的。这“模模糊糊”和这旧了几十年的两本《少年文艺》，就贵重地被存放了，成为精彩书柜里的摆放，成为飘逸记忆中的页码，总能看见，总能翻到这儿。我后来为这本杂志很忠恳地写作着，断定了这“贵重的存放”是出发点，甚至也是我在儿童文学这一条写作的路途上渐渐走远，渐渐令自己的生命越发快乐和幸福的理由。

人类有无数无数无数无数的书籍，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人后来如果也可以算比较优秀了，我们来查检这阅读史，分析一下这优秀，它竟然是可能从某一本书开始，一本薄薄的杂志闪现在那路上！我们惊讶也理解！那么对这一个人来

说,这本书,这本杂志,就是经典的;从经典的封面到里面的所有字。

很多年前,我上完了初中,去一个农场当职工。我在广播站里忙忙碌碌地写稿,编好每一天的节目,在早晨、中午、晚上的时间,热情洋溢地播送出去,让农场职工听了都热情洋溢。我也在这一间矮矮的平房里阅读和写作。我竟然把写好的散文也投寄到那“贵重存放”的杂志里去了,登载出来。那是一篇叫《进军的灯火》的散文。写出的是非常天真、浪漫因而可爱的念头,我没有料到,那其实已经有了在向文学进军的意义,那些天真、可爱却是幼稚的文字,隐约照亮了些别人对我的注视,也格外清晰地照亮了我自己的文学感觉。那是近乎第一次的清晰的文学感觉。

我有一些知道了,如果你要写作文学,那么你应该看见什么。如果你的面前是一座城市,是高楼大厦,或者是稻粮和树林,那么你要看见这里还荒芜着的时候,走来的那些最早的建设者的脚印。看见脚印了,那么就看得见故事,文学就诞生了。

而且《少年文艺》还险些诞生一个叫梅子涵的编辑。可是农场奇怪地不同意放这个叫梅子涵的青年到编辑部去。派来联系的徐九生只好快快地回去。

那是六月还是七月里的一个午后呢?农场天空的太阳光是最尽情最豪放的。徐九生走进了我的那间矮矮的广播站的平房。他是《少年文艺》的编辑。他是一个真正称得上书生面容和文雅的那种人。我兴奋得想欢呼雀跃地看着他走进来。我简直不知道他怎么会到这里来。

他实际上是不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那么,我也就一辈子不会知道我曾经有过一次这么珍贵的机会,这么珍贵



地被这个经典的刊物器重过。可是他善良地走来告诉了我。他说：“我想，还是告诉你一下。”他说不喝水了。他说不坐了，要赶回上海。然后他就走了。

我送他到通往塘外公路的大堤上。

这是我来回回行走了十年的大堤和公路。十年后，我考取大学离开了。

这样，时间就已经到了很多年以后了。

到了现在，到了我现在在为这本书写着序言的心情里。从那个矮矮的平房开始，到后来的任何变迁，我是《少年文艺》的写作者这个身份一直保持了。

这是一个魅力无限的刊物。

几十年里，她几乎是以相同的笑容迎候着从门外走进的人，然后以永远的耐心 and 爱护牵连住你在远处的心思和灵感，答复你，欣赏你，也和你商议，令你快乐、感恩、豁然开朗。这个经典的儿童文学刊物，把一切的事情和细节也做得分外经典，使你想念起来，想起和自己的写作有关的故事，也几乎都是经典的了。

所有的和我一样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都是很在乎自己的文字和名字常常出现在这—个刊物的页码间的，因为他们会想，要不怎么得到激励，我的光荣从哪儿来呢？我们从前在乎养育，我们现在在乎光荣，光荣多好！

严格也慷慨的《少年文艺》都给了我们。

所以《少年文艺》是可以出版一本《〈少年文艺〉经典故事》这样的书的，由那些在不同岁月有满满的心愿首次投寄的稿件，有暗暗的不安首次小心翼翼走进那幢昔日富裕今日仍旧优雅的小楼的……后来纷纷优秀了、著名起来的作家们写。

那一定会是一部精彩得令你沉思良久的书呢！

痛心疾首的只是那很西洋的小楼已经不在。它的地板、厚厚的木门和特别大的窗，往二楼走去的楼梯，都只能在我们的记性里了。谁的记性好，谁就会经常在感情里找。总有一些东西会没有了，不在了，可是我们不要学会原谅没有和不在。没有爱护的热情，我们以后会连回家的路也寻找不到。

我每次到《少年文艺》都是回家一样快乐，是和老朋友们说说话。他们坐在各自的桌前，面前是永远多的稿件。每一篇的文字里都是满载的心愿。他们在阅读这些心愿，把以后的优秀作家仔细地选择出来，先养育，接着给他们光荣。这真是辛劳和诱惑人的职业。我遗憾，徐九生来的那一次，我没有被农场同意，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在这个编辑部里有自己的座位，没有机会来编一本孩子们每个月等候的刊物，也没有机会仔细地选择出以后的优秀作家，让他们光荣。让中国的儿童文学、儿童阅读，渐渐地渐渐地成为世界最好的，这个渐渐的过程很令人着迷！

那位最著名的动物文学作家汤·西顿写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真实的，所以令我们更喜欢去想像里面的“象征”。那是讲一只纽约麻雀的故事。

他在高高的柱子上为自己絮窝，可是他不是像别的麻雀一样，用枯草或者稻草絮，而是用的树枝。窝絮完了，他一定是非常快乐了，总应该歌唱一下，可是那声音竟然不是“唧唧喳喳”的，而是和金丝鸟的一模一样！

理发店的老板告诉西顿，这只麻雀就是他家养的拉代。他在家里的金丝雀窝中放了一只麻雀蛋，是金丝雀把拉代孵了出来。他天天听着金丝雀妈妈的歌声，住在树枝搭成的金丝雀家里，这只长大的麻雀歌喉是金丝雀的，习惯和审美也



统统和金丝雀一样了！

离开了那平房和大堤，我就一直在大学里生活，甚至幸运地把上海的第一个儿童文学硕士和博士培养了出来。这么多年地和学生们在一起，那些优秀的，有些情调和可爱的，竟然几乎都是阅读过《少年文艺》的，记得住里面的故事和语言，《少年文艺》很像是一个属于他们的金丝雀的窝，我们不由得相信，西顿的拉代故事的确不是寓言意义上。

在这样的一个书籍和刊物的年代，阅读者的迷离，方向的失踪，是我们很多人感叹和忧心的事。我也忧心，所以我在四面八方的机会里讲述着那些经典儿童文学的故事和篇名；也对孩子们说，童年的时候，想到订阅一本像《少年文艺》这样的刊物，那么你的黄书包、蓝书包，再沉重，也会有童话从里面飞翔出来。你如果放开了歌喉，就会有金丝雀的气息，飞翔之后，果然就看见了自己是有些优雅的。

很多年前，我的知识分子父母没有为我订阅一本《少年文艺》，也未能重视地安排我的童年阅读，这是我想到了一直觉得遗憾的事。可是我能原谅，那个年代，父母对孩子没有很高的期待，忙碌在革命里，太细致地关怀家庭的事、子女的事，是要“斗私批修”的。

很多年以后，现在的孩子们都会长成大人，成为金丝雀或者是麻雀，是婉转美妙的声音，或者唧唧喳喳，他们还会照旧遗憾吗？他们是不是会问：“你们那时不是非常非常关心我吗？我的黄书包……沉重得哪里还背得动！可是为什么……”

我想对孩子们说，那么我们就不要再给自己留下一个长大后遗憾的机会，也不要到那时再问父母。

我们可以现在就为自己安排呀！

到书店去按照指引挑选，到邮局去订阅，童年顿时就会

闪现新的喜悦和盼望,成长的路途里渐渐就会出现意外的方向
和热情,美国诗人惠特曼说,Or for many years or stretching
cycles of years ,它们会是你的好些年,好几个时代。

•《少年文艺》精品佳作选•

xuangege liangmeimei

目录

M U L U 目录

金丝雀故事和你的好几个时代(序言)	梅子涵
她说她的名字叫“胜男”	范锡林 2
爱,是最难表达的	方 园 13
我是狐当	吕清温 28
阿跳	谢 华 41
留守父女	张婴音 49
小老板刘伟为	叶 辛 62
白板	葛 冰 76
开始操练	乐渭琦 84
别把小鸟关进笼	董恒波 97
泼水节之恋	竹 林 113
视野	张品成 129
清清桂花香	赵蔚华 143
毕业班换了个新老师	施雁冰 157
微儿羊	萧 萍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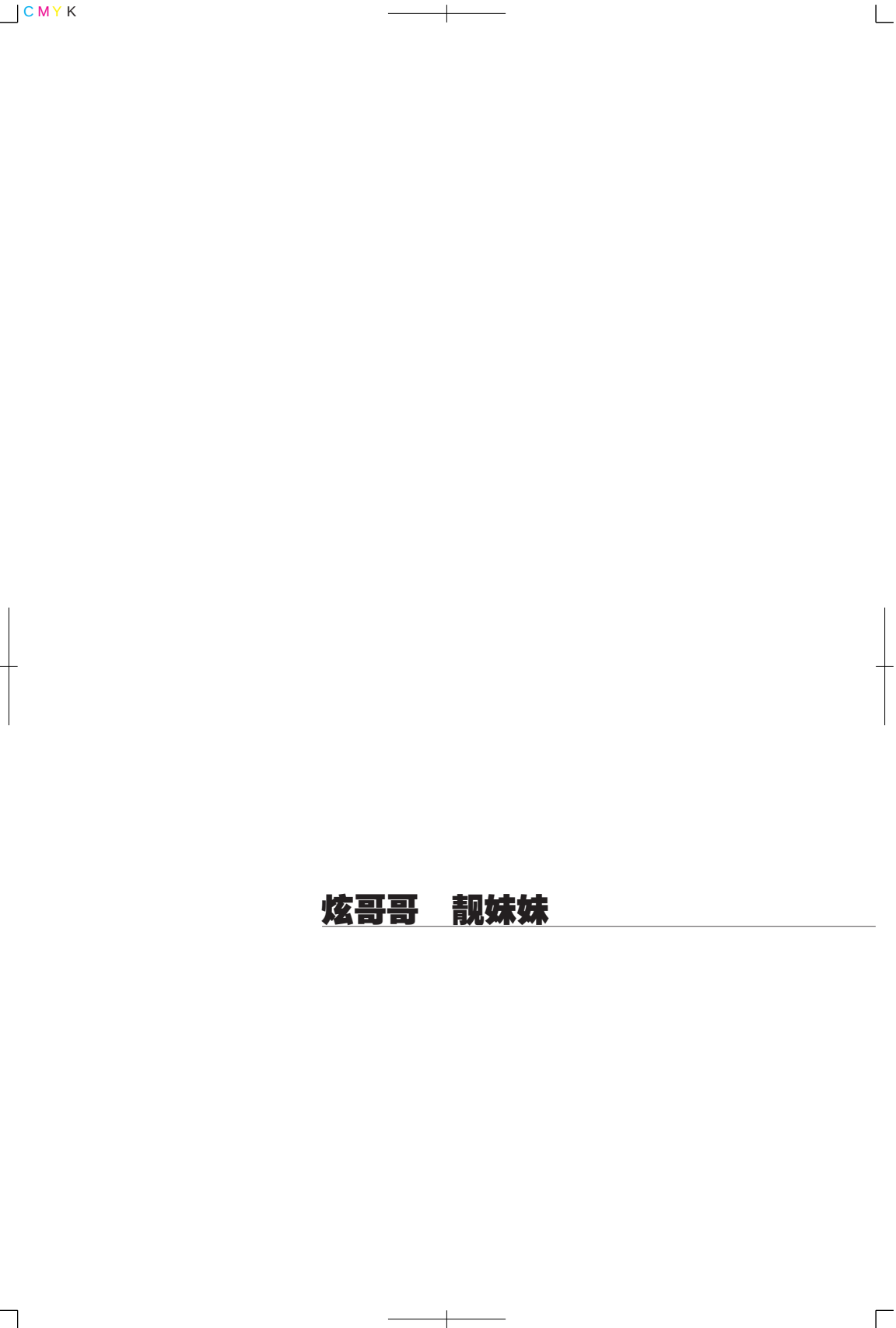
CMYK

shaoziyenyi
文艺

• 炫哥哥 靓妹妹 •

MULU
目录

妈妈的儿子和儿子的妈妈	王 路 178
喊山	刘心武 191
蟋蟀也服兴奋剂	张之路 200
姐姐的爱情	忆 秋 215
画框里的猫	殷健灵 235
伴读记	李建树 250
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	三 三 263
上海离我们有多远	李丽萍 280
焦点女孩夏威夷	张国龙 291
哥哥在电话里	彭学军 308
生命之杯	唐 兵 319
父亲是一棵树	王巨成 330
编后记	343



炫哥哥 靓妹妹

她说她的名字叫“胜男”

○范锡林

【提示】 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女孩子应该是温文尔雅，小鸟依人般可爱。当这种习惯的思维被打破的时候，这个女孩是不是依然可爱？

“高婷婷！”我站在讲台上点名，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是，没人应。

“高婷婷！”我两眼像雷达一样在教室进行着搜索。怪哉，高婷婷不是好端端地坐在位子上吗？两只杏眼还乌溜溜地瞪着我呢，那她为什么不回答？记得以往，只要谁一唤“高婷婷”，她马上就会“啪”的一声，像弹簧似的一个立正：“到！”那气势真能叫人吓一跳呢！上学期，她对我这么来一下，我脸一沉，熊了她几句，可她一转身又是老样子。今天，却发什么邪啦？

“高婷婷！”我把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大多数同学都惴惴地望着我的脸，我知



道,他们心里准在念叨:“不好,那两只眼睛又快要冒出火来啦!”坐在高婷婷旁边的刘榴使劲地捣了她一下,又一下,终于,她站起来了。但是,她没有说“到”,而是嗔怪地把嘴一撅说:“范老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改名了,不叫高婷婷,叫高胜男了。”

噢,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昨天她报名时,跟我讲过,不过我那时忙,给忘了。

“有这个必要吗?高婷婷这名字不是挺好吗?婷婷者,姿态优美的样子,还挺有诗意的呢!”

“不好,我愿意叫高胜男,‘胜利’的‘胜’,‘男女’的‘男’。”

“哈,她是想胜过男孩子呢!”教室里立刻像飞进一群小雀儿似的活跃起来了。男同学们做着鬼脸,发出不以为然的噓噓声,女同学则挤眉弄眼,吃吃地笑着。

我把脸一沉,说:“你有这份志气嘛,还是好的。不过,改名字不是这样随随便便的,你今天想到改这个,明天再想到改那个,那怎么行!得派出所批准,在这之前,我还得叫你高婷婷,坐下!”

“哈,她是想胜过男孩子呢!”教室里立刻像飞进一群小雀儿似的活跃起来了。

二

说老实话,对于这位女学生,我一直不大喜欢。要说她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那倒也未必。她很聪慧,成绩在班上虽不说数一数二,但也总在头十名之内,这对初三的女生来说,已经很不错啦!就是她那脾气,我有点看不惯。

你瞧,别的女生要么是梳两条长辫子,要么是扎一个“刷锅把”,只有她,把头发剪得齐耳根那么短,还老喜欢穿一件大概是她爸爸的夹克衫式的工作服,从后面乍一看,还真叫

人以为是个男孩子呢！平时她说话嗓门老大，上课读起书来，一个人的声音真能抵得上一个组，做起事来毛手毛脚，就是贪快。记得去年夏天参加抬水浇树的劳动，她嫌跟她搭档的刘榴跑得太慢，干脆就自己一个人挑一担，谁知一不小心，通地一下滑到湖里去了。我当时吓慌了，手忙脚乱地脱着衣服，可抬头一看，她却已经得意洋洋地在湖心表演起仰泳来了，连两只桶漂远了也不问，急得我直跺脚。可你知道她上来后对我说什么？“怕啥？要是您掉下去，我还能救您上来呢！”

这，这哪像个女孩子的样子！说老实话，我的观点是：女孩子总归是女孩子，应该文静一点，温良一点，谦和一点，特别是到了这个年龄，十五六岁，更应该如此。可她，恰恰就不这样，所以我不喜欢她。

最使我不快的还是那一件事。那是上学期期中考试之后，我在班上分析期中考试成绩，因为前三名全是男生，所以讲到末了，我不胜感慨地说：“唉，到了初三，女生就比不过男生了。”

这倒不是我存心要挫伤女同学的积极性，而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班主任的经验。在初一，女生成绩可以占绝对优势；到初二，就只能跟男生平起平坐了；一进初三，唉，就像断了纤绳的船，越走越远了。说真的，将来考重点高中和中专的希望，我还是寄托在男生身上。

那句话说过之后，我就忘了。谁知过了两天，就是这个高婷婷，在办公室门口把我拉住了：“范老师，我想问个问题。”

“什么问题？”

“女的年龄一大，就一定比不上男的吗？”

我不禁一愣，但随即点点头：“一般来说，是这样……”

“那么居里夫人也不如男的吗？”



我倒被“将”住了：“这，这是个别的例子。”

“不，请您看看这个！”她说，递上一个本子，这又是搞什么名堂？我翻开来，不由暗暗吃惊，上面密密麻麻地记了许多名人小故事，古今中外，三教九流全有，更重要的是，全是女的！

“范老师，这些都是我在课后抄来的！”她好像很得意。

好家伙，这是向我宣战来了！我把本子还给她，“不错，这些都是事实，作为一个班主任来说，我又何尝不希望你们女生能跟男生一样强，不希望我的学生中能出几个居里夫人式的人物呢？可就是……你瞧这个！”说着，我拍了拍手里的分数册。

这一下，她可闷住了，两只杏眼瞪得大大的，亮晶晶的泪水溢出来了，溢出来了。我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你瞧，要是男孩子，保证不会这样！”

她气得一跺脚：“嘿，还有下一次考试呢！”掉头就跑了，这是“嘿”谁呢？真是没规矩！

三

现在，她虽说坐在那里，腮帮子鼓得像发怒的河豚一样，却一点儿不像要哭的样子。从她那狠狠地瞪着我的眼睛里，我可以看出来一句话：“走着瞧吧！”我忍不住要笑了。

从那以后，她在自己的课本、练习本上都写上了“高胜男”，可大家呢，仍然叫她“高婷婷”，理由很简单：“范老师仍叫你高婷婷嘛！”

不久，学校里举行一次“你了解祖国吗”的百科知识竞赛，每班派一到两名代表去参加。我考虑了一下，决定让于翔去。于翔是我的“王牌学生”，高个儿，白皙的脸上戴一副度数

这一下，她可闷住了，两只杏眼瞪得大大的，亮晶晶的泪水溢出来了，溢出来了。

很深的眼镜，走路都好像总在思考着什么似的蹙着眉，踱着方步，一看就知是个大学生的料子。他去参加竞赛，肯定不会坍我的台。

当我把这决定在班上宣布时，却看到有一只手举起来了，不是别人，是高婷婷。

“有什么问题吗？”我问道。

“范老师，不是有两个名额吗？我们班女生也可以派一个去呀！”好家伙，是争席位的。

“你们女生？谁？”

“我。”她胸一挺说道。奇怪的是，教室里竟是一片寂静，谁也没有笑。

毛遂自荐，精神当然可嘉。“不过，这可不是逞一时之勇的事啊，万一……”

“一定不坍班级的台，不坍您的台！”她倒是一针见血点破了我的心事。

我犹豫了一会，只好答应了：“好吧，不过你要做充分准备。”

“那当然！”

谁知我这一答应不要紧，可苦了我自己。这三四天里，她像个尾巴似的盯着我，把我搅得简直团团转。她那个小本子上，也不知从哪儿抄来了那么多个“为什么”、“什么”和“怎么”，一瞅见我有空，就缠着我帮她看答案是否正确。有时她还要弄几个冷僻的题目来考考我，弄得我很狼狈，只好赶紧替她查资料。看到我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她就笑嘻嘻地说：“范老师，如果这一回我能得到好成绩，那就是全靠了您！”唉，叫你哭哭不得。

竞赛成绩公布了，这鬼丫头当真还争气，得了初中部第



二名,而我的“王牌”于翔却比她少了一分,这一分就是因为他把“黄道婆”写成了“王道婆”。所以高婷婷要冲着他说:“这就是你瞧不起‘半边天’的报应!”

而对我呢,她嘻嘻一笑:“范老师,没丢您的脸吧,本来嘛,我们女生就不比男生差!”连半句也不提我的“功劳”了。

我只好苦笑,然后说一句:“别忘了,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她啪地来了个立正:“明白!”

望着她那一蹦一跳而去的背影,我不禁发现,我开始有点喜欢起她来了。因为,在她的身上似乎有着那么一股劲儿,而这一股劲儿还真够厉害的呢!

一天下午,我刚到校,还没进办公室呢,就见于翔抓着个黑板擦,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范老师,高婷婷,她,她把我出黑板报的粉笔全抢去了!”

话音才落,她也一阵风地来到了我的面前:“这不怪我,上一期黑板报上全是他们男生的稿子,这一期又全是他们男生的,他这个主编也太偏心了!”

“我偏心?”于翔把眼镜使劲往上推了推,“那好吧,这黑板报,请你来出!”

上一次知识竞赛中差了那一分,使得于翔十分难堪,这会儿就借此机会来“将”她一“军”。这一“军”将得厉害,因为高婷婷虽说记性好,反应快,但那一手字实在是不登大雅之堂,写得粗腿大手的十分难看,这在班上是出名的,至于画画和写美术字,那更没门了!

谁知她愣了一下后,却突然一跺脚:“好,你这话可是当着范老师说的呀,让我出,我就来出,倒不相信,会比你少个胳膊缺条腿!”说着,手一伸就把于翔手里的粉笔擦夺走了,

一到门口，好家伙，只见五个女同学正高踞低蹲地在黑板前忙乎着呢，有的在誊写，有的在画花边……

转身就没了影。

这一着于翔可没料到，他满脸慌张地对我说：“范老师，这咋办呢？这一回的黑板报，学校里可是要检查评比的呀！”我一听，不由暗暗叫苦，不过一想到上回“知识竞赛”的事，我心里又宽松了。只是不知这一回，她该怎么来完成这桩棘手的差使？

开了一个下午的班主任会议，直到四点多钟，我才有空到教室里去望望。一到门口，好家伙，只见五六个女同学正高踞低蹲地在黑板前忙乎着呢，有的在誊写，有的在画花边，那么专注，认真，像是正在制作一件将要送广交会去展览的工艺品。报头也已经出来了，画的是一个正在凝眸沉思的少女，线条那么流畅，色彩那么和谐，而站在那里做最后修改的竟是刘榴，一个一开口脸就红、相貌平平的女孩子，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看来我这个班主任是没有做到家哇！

而高婷婷呢，只见她脸上像马戏团的小丑一样，这边红一块，那边白一块的全是粉笔灰，不过她既不在画，也不在写，而是在穿梭似的这头蹿到那头，一边帮着搬凳子，递粉笔，扶直尺，忙得不亦乐乎，一边还在嚷嚷：“粉笔擦来了，来了！啊呀，肖红，你的字越写越小了，快打点儿气，放大些！怎么，李莉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来，我来捶几下，别躲嘛，保证不痛！谁口渴了，这里有开水，加盐的！”谁也说不清，这会儿，她到底是充当了什么角色。

你看她，退后几步，眯起眼端详着那渐趋完工的黑板报，手一挥，兴奋地说：“嘿，真漂亮啊，这一回呀，准能让范老师大吃一惊，也让那些男生瞧瞧，咱女生有的是本事，不比他们差！”

我不禁笑了，可以想见，当她招兵买马，组织这一套班子